

# BLACKMAILERS

烟灰烧尽的刹那，就是一场好戏的开始

【满身烟味，永远宿醉难醒】的

私人侦探马洛系列

NO.9

## 勒索者不开枪

【美】雷蒙德·钱德勒◎著

黄洋 朱珍孳 尹佳欣◎译

D O N' T

S H O O T

BLACKMAILERS



# 勒索者不开枪

D O N' T

【美】雷蒙德·钱德勒◎著  
黄 洋 朱珍葶 尹佳欣◎译

S H O O T

私人侦探  
马洛系列  
NO.9

 中国出版集团  
 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勒索者不开枪 / (美) 雷蒙德·钱德勒著; 黄洋, 朱珍葶, 尹佳欣译. 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17.5  
ISBN 978-7-5143-5707-3

I. ①勒… II. ①雷… ②黄… ③朱… ④尹… III.  
①侦探小说—小说集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53634 号

勒索者不开枪

作 者 【美】雷蒙德·钱德勒  
译 者 黄 洋 朱珍葶 尹佳欣  
责任编辑 赵海燕  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 
通信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 
邮政编码 100011  
电 话 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  
网 址 www.1980xd.com  
电子邮箱 xiandai@vip.sina.com  
印 刷 北京美图印务有限公司  
开 本 890mm×1240mm 1/32  
印 张 13  
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5707-3  
定 价 45.00 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# 目 录

金鱼	1
勒索者不开枪	47
内华达瓦斯	95
恼人的珍珠	143
齐拉诺的枪	191
铅笔	245
帷幕	283
西班牙血盟	329
英格兰夏日——哥特式的浪漫	377

金 鱼

## 1

那天，我无所事事，闲得只是坐着抖动双腿。办公室窗外吹进来一阵和煦的清风，风中夹杂着巷子对面大厦酒店油炉的烟灰，像是花粉飘落在一片空地上，我桌面的玻璃板落满烟灰。

凯西·霍姆进来时，我刚打算出去吃中饭。

凯西是一位高个的金发女郎，衣着朴素，眼神忧郁。她曾当过女警，后来嫁给了约翰尼·霍姆，一位开空头支票的小混混，她为了改造他，丢了工作。她还没来得及帮他洗心革面，他就进了监狱，不过她一直在等他出狱，好再试试。这期间，她在广厦酒店经营一家香烟铺，每天看着抽着廉价香烟的骗子来来往往，有时她也会借给他们某个人十美元出城。她真善良。她坐下来，打开她那闪闪发亮的大包，拿出一包烟，用我桌上的打火机点了一根。她轻轻吐出一口烟，皱了皱鼻子。

“你听说过利安得珍珠吗？”她问，“天啊，蓝色哔叽呢西装真是耀眼，看你穿着不俗，你在银行肯定有很多存款吧。”

“不，”我回答，“你都说错了，我既没听说过什么利安得珍珠，银行也没存款。”

“那也许，你也想从两万五千美元的赏金中分杯羹。”

我点了根她的香烟，她起身去关窗户，边走边说：“当这份差，我都受够了酒店的气味了。”

她又坐下来，接着说：“那是十九年前的事，他们把他关在莱文沃思十五年，四年前才放了他出来。索尔·利安得，一位北边来的木材富商买下了它们——我是说，买下了那对珍珠，送给他的妻子。那对珍珠花了他足足两百万美元。”

“那珍珠肯定大得用手推车才能搬动吧。”我说。

“看来你真不懂珍珠，”凯西·霍姆说，“这跟大小无关，不管怎么说，今天它们更值钱了，为了找回那对珍珠，保险公司的人悬赏两万五千美元，这赏金还挺诱人的。”

“我明白了，”我说，“你是说他们被盗走了。”

“你总算头脑清醒了，”她把烟丢进烟灰缸，让它继续燃着，女士们都这么做。我替她把烟弄灭。“这就是为什么那家伙会被关在莱文沃思，只是他们一直没证据证明他偷了珍珠。把他关起来是因为邮差的事。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躲进邮车的，到了怀俄明州，他突然射杀了邮差，清出挂号信，然后把它们丢在半路上。他一路逃到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，到了那里才被抓住。可是他们没有拿回珍珠——后来也没有。他们只是抓到了他这个人而已，他被判了无期徒刑。”

“要是故事很长，我们喝点酒慢慢聊。”

“太阳下山前，我从不喝酒的，那样才能保证你不会做出什么混账事来。”

“对爱斯基摩人来说真是酷刑，”我抱怨说，“即使夏天也一样。”

她看着我拿出小酒瓶，继续说：“他叫斯夫——威利·斯夫，是一个人作案，他对珍珠只字不提，而且看都不看一眼。十五年过去了，他们答应如果他交出赃物，就放他走，他交出了一切，唯独没有交出珍珠。”

“他把珍珠藏哪儿了？”我问，“帽子里吗？”

“听着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不是瞎编的笑话，我有关于那对珍珠的一个线索。”

我用手捂着嘴，摆出一副严肃认真的模样。

“他说他从没有偷过珍珠，警察肯定还是信了他的话，不然不会放了他。珍珠的确在那堆挂号信里，但是再也没人见过那些信。”

我开始感觉喉咙干涩，没说话。

凯西·霍姆接着说：“一次在莱文沃思，这么年来，就那么一次，

威利·斯夫把自己紧紧地裹在一个白色虫漆罐子上，就像肥婆的塑身腰带一样。他的狱友是个小矮个，人们都叫他皮勒·马多。皮勒因为伪造二十美元的假钞而被判了二十七个月。斯夫告诉皮勒，他已经把珍珠埋在了爱达荷的某个地方。”

我微微向前靠靠。

“开始感兴趣了，对吧？”她说，“好，我接着说。皮勒·马多现在住在我家，他是个瘾君子，睡觉的时候总说梦话。”

我又坐直了，“天呀，”我说，“这样看来，赏金简直就是唾手可得啊。”

她冷冷地看着我，后来面色又温和起来。“好吧，”她有点无助地说，“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疯狂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肯定有无数聪明人已经为此案费尽心思，包括邮局工作人员、私家侦探之类的。现在又来了个瘾君子，不过他真是不错的小个子，不知道怎的，我相信他。他知道斯夫的行踪。”

我问：“这些都是他睡觉时说的梦话吗？”

“当然不是，你了解我的，曾为女警，还是有分清真假的能力。可能我有点爱管闲事，但我猜他是个有前科的人，而且我总担心他吸毒过多。他是我目前唯一的房客，我多少有点喜欢站在他门口，听他自言自语。我偷听到的足以让我信任他，他后来告诉了我其他的事，还表示需要有人帮忙找珍珠。”

我再次往前靠了靠，“斯夫现在在哪儿？”

凯西·霍姆微笑着，摇摇头。“斯夫现在身在何处，还有他现在用的假名，皮勒是不会告诉别人的。但是可以确定的是，斯夫现在在北边的某个地方，要么在华盛顿奥林匹亚附近，要么就在那里。皮勒在那里见过他，而且打听到了他的消息，可是斯夫没有理会他。”

“皮勒来这儿是打算干什么呢？”我问。

“这是他被捕入狱的地方，你知道的，一个老骗子总爱去他失手



的地方看看，不过现在，他在这儿一个朋友也没有。”

我又点了一支烟，喝了杯小酒。

“你说，斯夫出狱已有四年了，而皮勒只在牢里蹲了二十七个月，那这段期间，皮勒一直在干什么呢？”

凯西·霍姆可怜巴巴地睁大她那青蓝色的大眼睛，说道：“或许你以为他只蹲过那一个监狱。”

“好吧，”我说，“他会愿意和我谈谈吗？我想他需要有人帮他应付保险公司的人，要是珍珠是真的存在，说不定斯夫以后会把珍珠交到皮勒手上，你说是吧？”

凯西·霍姆松了口气，“是的，他会和你面谈的，他一直都很想和你谈谈呢，有些他很担心的事。你现在能过去吗？赶在晚上他喝醉之前。”

“当然可以——如果你希望这样的话。”

她从包里取出一串钥匙，在我的便笺簿上写了个地址，慢慢站起来。

“我家是拼接式房屋，我住的那边是独立的，不过两间房间中间有道门，可以用我这边的钥匙打开，这串钥匙给你，以防他不开门。”

“好的，”我对着天花板吐了口烟，然后凝视着她说。

她向门口走去，然后停了下来，又走回来，低头看着地板。

“我对此不抱太大希望，”她说，“也许一点希望都没有，但是如果我能分到一千美元或两千美元赏金，那等约翰尼出来，也许——”

“也许你该直接跟他坦白，”我说，“这是个梦，凯西，可能一切都是个美梦而已，不过万一是真的，你就能分到三千美元呢。”

她屏住呼吸，瞪着我，忍住没哭，向门口走去，停住，又走回来。

“根本不是做梦，”她说，“那个老家伙——斯夫，他为此付出了十五年的代价，多么沉重的代价呀，你这么说不觉得有点太刻薄吗？”

我摇摇头说，“是他偷了珍珠，不是吗？而且他还杀了个人，他

靠什么谋生呢？”

“他的妻子有钱，”凯西·霍姆说，“他平时只是养金鱼玩。”

“金鱼？”我说，“去他的。”

她走了出去。

## 2

上次我在格雷湖区时，帮过一个名叫伯尼·奥尔斯的地方检察官，他枪毙了一个名叫波克·安德鲁斯的持枪歹徒。但是那一次离湖区很远，又是在高山上。而这栋房子位于第二级阶梯，在环山公路边上。它坐落在一块梯田上，前面有破旧的挡墙，后面是几块空地。

这原本就是栋拼接式房屋，因此有两个前门，而且门前各有一段台阶。其中一扇门的栅栏上钉着一块标牌，盖住了猫眼，上面写着：1432 环。

我停好车，踏上陡峭的台阶，两旁种满了石竹花，又走了几步来到有门牌的那边。这边应该是房客住的，我按响了门铃，可是没人回应，所以我走到另一扇门，同样没人回应我。

我正等人开门时，一辆灰色的道奇轿车从蜿蜒的山路上呼啸而过，车里一个穿着蓝衣服、容貌清秀的小姑娘看了我一会儿，我没看到车里还有人，也没太留意，当时我并不知道这很重要。

我拿出凯西·霍姆的钥匙，打开门，走进一间客厅，香柏油味扑面而来。客厅里的家具勉强够用，窗子装了纱窗，一道阳光透过前面的窗帘，照进客厅。后面有一间小小的早餐室、一间厨房和一间卧室，很明显那是凯西的房间。前面还有个卧室，不过看起来以前是缝纫室，就是这间房有道通往房屋另一头的门。

我开了门，走进去，这边跟刚才那边完全一样，就好像是在照镜

子。除了家具以外，其他的东西都很陈旧。这边的客厅里有两张一模一样的床，不过看起来好像没人睡过。

我穿过第二间浴室，径直走向屋后，敲响了凯西卧室对面的房门。

还是没人回应，我扭动门把手，走了进去。躺在床上的那个小个子应该就是皮勒·马多，我首先看到的是他的双脚，因为尽管他衣着整齐，穿了裤子和T恤，可是脚却赤裸着，悬在床边上。一根绳子绑在他的脚踝上，将两脚捆在了一起。

他的脚掌被烧伤了，虽然开着窗，可是依然能闻到一股肉焦味，还有木头的焦味。原来桌上的电熨斗还通着电，我走过去把它给关了。

我走回凯西·霍姆的厨房，在冷藏柜里找到一品布鲁克林威士忌。我喝了一点儿，深吸了几口气，看了看窗外的空地。屋子后面有条狭窄的水泥路，绿色木台阶通往马路边。

我又走回皮勒·马多的房间，椅子上挂着件带有红色细条纹的棕色西装外套，外套的口袋被翻出来，东西散落了一地。

他穿着的西裤口袋同样被翻了出来，几把钥匙、一点零钱，一块手帕就放在了他身旁，还有一个看上去像是女士粉饼盒的铁盒子，一些亮白的粉末从里面漏出来，那是可可因。

他身材矮小，身高顶多五英尺四英寸，浅棕色的头发盖不住他那对大耳朵。他的眼睛颜色很普通，没什么特别之处，只是睁得相当大，却没有一点儿神采。他的手臂被绑在手腕上的绳子拽着，而绳子另一头被固定在了床底下。

我仔细检查，看看他身上是否有枪伤或者刀伤，但是一无所获。除了他的脚掌被烧伤之外，其他地方都完好无损，可能是惊吓过度，或者心脏病突发，又或者两者都有，才导致了死亡。他的身体还有余温，塞在嘴里的东西也还是湿热的。

我擦拭了我碰过的所有东西，注视着凯西卧室的窗外好一会儿，才离开了屋子。

我走进广厦酒店大堂时，刚好是下午三点三十分，我走到角落的香烟铺，靠在玻璃窗口，要了一包骆驼牌香烟。

凯西·霍姆丢了一包给我，然后把零钱塞进了外套胸前的口袋，对着我露出了一个招牌式的微笑。

“怎么样？这么快就回来了，”她一边说，一边斜眼看着旁边的一个醉汉，那个人正试图用老式的火石钢轮打火机点烟。

“发生了些不好的事，”我告诉她，“你得做好心理准备。”

她迅速转了个身，拿了包纸和火柴，从窗口丢给那个醉汉。那个醉汉努力想接住火柴，却笨手笨脚的，没接住火柴，又弄掉了香烟，他气鼓鼓地从地上把它们捡了起来，然后起身走开，不时地还回头看看，好像希望有人来给他一脚似的。

凯西往我脑后看了看，她的眼神冷静，不带一丝情绪。

“我准备好了。”她小声说。

“你现在能分到一半的赏金了，”我说，“皮勒已经出局了，他被人干掉了——死在了床上。”

她的眼睛开始抽搐，靠近我手肘边的两个手指开始折靠在窗边，她唇边的白色粉底线露了出来，除此之外，没有其他的变化。

“听着，”我说，“在我调查清楚前，什么都不要说，他是受到惊吓而死亡的，有人用廉价电熨斗烫伤了他的脚掌，我看过了，那不是你的电熨斗。我猜他是猝死的，所有来不及喊救命。那堵嘴布还塞在他的嘴里，说实在的，我从走出来时，觉得一切都泡汤了。不过现在我没那么肯定了，如果他把线索告诉那些人，我们就没戏了，斯夫也一样没戏，除非我赶在他们之前找到斯夫。如果他到死都没说，那我们还有时间。”

她把头转了过去，坚定地看向大堂入口处的旋转门，脸颊上的白斑特别明显。

“那我现在要做什么？”她平静地呼吸着。

我捅开香烟盒的外包装，把她的钥匙丢了进去，她修长的手指很顺利地就从里面把钥匙抽出来，偷偷藏了起来。

“你到家的时候才发现他死了，关于他的事，你一概不知，不要把珍珠还有我的事说出来。警察调查的时候，会发现他有前科，他们只会以为他是摊上了麻烦。”

我开了我那包烟，点了一根，盯着她看了一会儿。这么久了，她寸步未移。

“不能承受这件事吗？”我问，“要是不能的话，现在就说出来吧。”

“当然不能，”她眉头一皱，“我看起来像是受虐狂吗？”

“可是你嫁给了一个恶棍。”我的话有点尖酸刻薄。

她脸噌地一下红了，这正是我想看到的。“他并不是坏，只不过是笨蛋。没有人会看不起我，即使是警察总署的人也不会。”

“好吧，现在这样的局面挺好的。毕竟，不是我们杀了皮勒。如果我们现在就把知道的说了出来，那你一分钱赏金也别想拿到——即使之前有人得到过一点儿赏金。”

“你说的没错，”凯西·霍姆有点傲慢地说，“噢，那个可怜的人儿，”她几乎快哽咽了。

我拍拍她的肩膀，心里偷笑着，离开了广厦酒店。

### 3

诚信保险公司在格雷斯大厦设有几间办公室，其实就是三个小房间，没有一点儿办公室的模样。格雷斯大厦气派的外观，让这几间办公室显得更加小家子气。

诚信保险公司的常务经理叫路丁，是个秃头的中年男人，眼神坚

定沉着，指间优雅地夹着一根斑点雪茄。一张满是灰尘的大桌子摆在面前，他坐在桌后，静静地盯着我的下巴看。

“马洛，是吗？我对你早有耳闻。”他用小指抚弄着我的名片，小指甲修得整齐锃亮，“你想告诉我什么呢？”

我将香烟玩转于指间，压低声音说道：“记得利安得珍珠吗？”

他过了一会儿才挤出个笑容，显得有点不耐烦，“我怎么会忘了那对珍珠，我们公司可是为此赔了十五万美元，我那时还是个年轻气盛的小小理财员呢。”

我说：“我有个点子，不过听起来可能有点疯狂，事实上也很可能如此，但是我愿意一试。你们承诺的两万五千美元的赏金还算数吗？”

他冷笑道：“是两万美元，马洛，我们自己收取部分差价。你这根本就是在浪费时间。”

“我的时间我说了算，两万美元就两万美元，那我能得到多少协助呢？”

“那得看你需要怎样的协助。”

“能给我写封贵公司其他分行通用的担保信吗，这样万一我得去别的州，万一我需要地方法院为我美言几句，这信就能派上用场了。”

“你要去哪个州呢？”

我对他笑了笑，他靠着烟灰缸边缘抖了抖烟灰，对我也回敬一个笑容。我们俩的笑容都是虚伪的。

“不会给你担保信，”他说，“纽约这边也不会为你作保，我们有自己的规矩。但是你可以私底下地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，如果成功了，两万美元就是你的了，当然，你不会成功的。”

我点着香烟，靠在椅子上，对着天花板吐烟。

“你觉得我不会成功？为什么不会呢？你们一直都没有找回那对珍珠，可是它们的确存在，不是吗？”

“没错，它们确实存在，如果它们出现，早晚会属于我们，但是

二十年来，这价值两百万美元的珍珠一直杳无音信——又怎么可能突然被人找出来呢？”

“好吧，可是我浪费的还是自己的时间。”

他又抖了抖烟灰，垂下眼帘，看着我。“我喜欢的直白，”他说，“即使你不切实际，但是我们的组织相当庞大，假设我从现在开始监视你，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呢？”

“那我就输了，要是被监视了我会察觉的，那时我已经在游戏中迷失了，我将停止行动，把我知道的都告诉法院，然后滚回家。”

“你为什么那样做呢？”

我又往桌边靠了靠，“因为，”我缓缓说道，“今天那个知道线索的人被人干掉了。”

“噢——噢，”路丁摸摸鼻子。

“不是我杀的。”我补充道。

我们都沉默了好一会儿，然后路丁说：“你不需要什么担保信，你根本不会随身带着它，现在你把你知道的告诉我之后，我更不敢给你写担保信了。”

我起身，咧嘴一笑，向门口走去。他也迅速起身，绕过桌子，向我跑过来，把他那干净瘦小的手搭在我的肩上。

“听好，我知道你已经疯了，但是如果你真的有什么线索的话，就告诉我们的人，我们很需要线索。”

“你他妈的以为我是靠什么谋生的？”我咆哮着。

“两万五千美元的赏金都是你的。”

“我还以为是两万美元呢。”

“两万五千美元，你现在还不懂吗？斯夫从来就没找到珍珠，要是他真的找到过，多年前，他就会和我们谈条件的。”

“好吧，”我说，“让你下定决心真是费了不少时间。”

我们握了握手，相视而笑，就好像两个自以为是的男孩，明知要

不到对方，但仍然不放弃地尝试。

下午四点四十五分，我回到办公室。小酌了几杯，填满了烟斗，然后坐下来整理思绪。接着，电话响了。

一个女人问道：“是马洛吗？”她的嗓音很小，但很尖，冷冰冰的。我不认识她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最好来见见拉什·马德尔，认识他吗？”

“不认识，”我撒了谎，“我为什么要见他？”

突然，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响亮的冷笑声，“因为那个脚掌烫伤的家伙。”那个女人说。

电话被挂断了，我把听筒放在一边，点了根火柴，盯着墙发呆，火烧到手指时才缓过神来。

拉什·马德尔是阔恩大厦的一个讼棍，专办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等案件，替人做伪证的专家。他处理的案件看起来不起眼，实则获利颇丰。不过我还真没听说过他处理过什么与烧伤别人的脚有牵连的大案件。

## 4

此刻正是下班高峰期，曼哈顿春天街道人潮涌动。办公室的速记员早就下班了，的士沿着路肩缓慢行驶，有轨电车也加入了堵车的行列，交通警察正在禁止车辆右转，尽管这是完全符合交通法规的。

阔恩大厦的正门是干芥末色，不够气派，入口处挂有一个超大的假牙广告。大厦里面的向导牌上只写着无痛牙医、快递员培训等之类的，有些只有名字，有些则只有门牌号，连名字都没有。拉什·马德尔，律师，619室。

我走出颠簸的开放式铁笼电梯，看到脏兮兮的橡胶垫上放着同样



脏兮兮的痰盂，走廊里全是烟味，我试着扭了扭 619 室磨砂玻璃门上面的把手，门是锁着的，我便敲门。

玻璃门后出现一道身影，门咯吱一下被往里拉开了。一个肥胖的男人站在我的面前，又圆又肥的下巴，深邃的黑眼珠，油腻腻的脸，还有那陈查理式胡子让他本来就肥的脸显得更加臃肿了（陈查理，美国作家厄尔·德尔·比格斯笔下华人探长）。

他伸出两根被尼古丁熏黄的手指，“噢，很好，这拥有过目不忘本领的老捕手大驾光临，我猜，你就叫马洛吧。”

我踏步走进去，等着门咯吱一声被关上。房间没有铺地毯，只是铺了一层棕色的油毡布。里面摆放着一张翻盖书桌，一个看起来和熟食袋一样防火绿色大保险柜，两个文件储存箱，三把椅子，一个内置式衣柜，门边还有个洗手池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，坐下吧，”马德尔说道，“很高兴见到你。”他赶忙走回桌后，挪了挪粗糙的坐垫，然后坐了上去。“真的很高兴你能来，有什么事呢？”

我坐下，嘴里叼着根烟，看着他，一言不发。我看到他开始冒汗，汗水顺着头发往下流，然后他抓起支笔，在记事簿上做标记。他匆匆地瞥了我一眼，然后又低头看他的记事簿，对着记事簿说话。

“有什么好主意？”他轻声问。

“关于哪件事？”

他没有看我，继续说：“关于我们怎么一起合伙做点小生意，比方说，关于一些石头的生意。”

“那个女人是谁？”我问。

“啊？什么女人？”他依旧不看我。

“那个给我打电话的人。”

“有人给你打过电话？”

我伸手去够他的电话，那是部老式的手摇电话，我拿起听筒，开